

露泓影。警察守諸渡口。禁民涉冰。俄墳西風大作。海水滔滔滾入。摧冰如拉朽然。二日之間。冰盡隨潮入海。而船舶行馳如常矣。第二次。河冰融解極慢。溫暖多日。河心雖開。而傍岸尙凝堅冰厚至四五尺。迨向陽一面被日光融化。已歷二星期。而背陽一面之冰。忽與岸離。浮入河心。正在設法鑿祛。而朔風忽起。上流浮澌排山倒峽而至。因水力之推盪。流冰激而湧起。不特已開之隙。悉被填塞。而且冰上加冰。高起如層峯疊巒。奇形怪態。難以方物。越日氣候益寒。大雪猛降。六日始息。冰結之厚。較冬期又加數倍。及至陽光照臨。氣候和暖。經二十餘日。冰始漸漸消去。又二星期。乃見河中蓬影。此皆關於天時者也。夫以時度之。俄國此次革命。殆屆冰解之期矣。特不知爲吾第一次所見者乎。抑爲第二次所見者乎。吾嘗自定一公例。謂溫帶之民。受天時之拘稍淺。熱帶寒帶之民。受天時之拘獨深。斯例之信否。且待後來事實證驗。今尙不敢自必。故此問題難遽答也。

又有問吾以俄之共和政體果成。其程度將何若者。吾以此言益涉玄解。請先舉英哲斯賓塞爾之言答之。其言云。羣制待民品之美而後隆。民品亦待羣制之隆而後美。雖然。此學理上之圓融語。俄國民品。就今所見。尙爲前此政治所造。然固亦有二可爲鑒往知來之助者。請別陳之。

俄事鉤沈記（中）

張君又曰。吾觀俄國革命歷史蛻變之陳跡。其事絕異。蓋俄人距原人時代。較他族爲近。實爲未開而正蓓蕾之花。故其普通之民。於民主思想甚富。然以種族殼雜之國。居然完成統一之形。則固政治壓迫而使團結之果也。今次俄人革命。若就其革命歷史研究。其情狀極爲隱奧。猶憶七八年前。嘗讀貴報一社論。有謂秦始皇隋煬帝之措施。雖不利於彼之本身。然始皇之廢封建。煬帝之破門第而開科取士。一則使民族國家統一。一則使草野之人。皆易登進而興聞政治。其在進化史上。實有至偉之功。殆不異禹抑洪水。周公驅猛獸云。斯言也。吾當時讀之。頗覺大反古來功罪成案。今由俄國革命史證之。頗得一例。可以互相發明。吾入俄國之初。爲欲研究俄史。在聖彼得堡。即求得一老年學者爲師。與之偕行而西。一日。與此老教師研究俄國革命黨情事。教師告予云。俄國革命學說。萌於法國革命以前。其初無勢力。全國傾向之者。不及百人。及後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三月三日。俄皇阿烈珊德第二。下詔釋放農奴。然後革命轉因之大熾。蓋因從前疲不任事之地主世爵。及疏遠之皇族。率特農奴力作。供其生事。自此釋放。彼輩多窮無所歸。遂起革命之念。嗣後發生暗殺重案。以及宮中潛置炸彈諸役。率由此等入爲之導線云。今則革命居然成矣。是俄之釋放農奴。於人道進化。爲極有光輝之事。而其反應乃爲革命。可見人間社會之奧蹟。而善惡之判詞。未易輕下。正須待諸百世以後之

33870 人。如吾人之論始皇煬帝者。予嘗得俄文書一冊。名曰『誰之家』者。不署著書人真實姓名。聞爲貴族婦女所作。文學界有名之書也。中釋釋奴事及其促成革命之大勢。略云。阿烈珊德二世釋奴之詔。雖爲人道而下。因其時歐俄人口。共爲八千七百餘萬名。而隸於農奴之籍者。乃達三分之二。其時世爵富室（包上言地主）之人數。共爲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二人。此不及二十萬之世爵富室。竟以全國人口三分之二。爲其奴而役使之。

其勢足以使此號爲農奴之人。知有主人不知有國家。安能望俄之進步。則釋奴之詔。固迫於利害大勢而始下。俄帝當時明知奴之主人不悅。然爲國計。終不能顧也。幸而皇權萬能。身領教主。彼奴主人乃不敢顯抗。否則美國釋奴戰亂。又見於俄矣。當時釋奴之詔。附有依次進行之法令。其進奴爲民。仍許佃種原主之地。各按地質納主租息。惟既釋爲民。則主不能強迫奴之全家仍爲耕佃。故近都市者。多改業爲工。特奴爲生之世爵富室。立成寢人矣。此外則令每奴償還其主一百盧布。然不能於一年償者。可署約定期至四十九年償清。顧在大半之拙奴。驟蒙釋放。無人嚴督。耕作不能如向日之力。而對國家應納之民稅。則又驟及於身。轉至流離怨望。秩序隱生紛擾。又以御苑之農奴。初非同時並釋。故當世爵富室。多嫉視俄皇。謂其自擅權利。恨至刺骨。及至此年九月間。俄皇因其下怨毒太甚。時見有檄文置在御榻。乃不得不下詔先放二百萬名。賜其身分。

爲農民。仍耕御地。給以工價。而力作之收入。仍純爲皇有也。因此其下多不服。反抗滋急。阿烈珊德嘗一歲中而數被危險。又嘗車赴黑海之里發的亞行宮。途中於某站。偶爾下車。所乘之車。由其近侍乘以前進。將抵前一站時。忽鐵道下炸藥爆發。毀列車二。死者十有九人。傷者達百。所毀之車。卽俄皇御車也。於時轟傳俄皇已遭暗殺。彼之幸而免者。特賴早一站潛行下車。否則無幸。於時有隨扈之梅森薩夫將軍獻策。令將俄皇幸免之事實。暫不宣布。以覘黨人狀態。凶信一播。卽見有列隊之人。高唱革命歌。梅氏發兵圍捕。祕密拷訊。卒得黨人潛埋炸藥機關。蓋距炸毀之站一俄里餘。（約抵中國三里）有空屋一間。業主爲一貧病老嫗。距事出一月前。有人出重金。將此屋租去。並置老嫗於隱僻之地。梅旣得此線索。卽令軍士往搜。至則門闌無人。亦無他異。惟見後院有一乞丐在垃圾堆尋廢物。衣服破舊不堪。搜其身。於袴之夾層內得盧布票十萬有奇。知其人爲僞飾。遂於地板下得一地道。直通至車站炸裂處。官吏按其蹤跡。推定此次暗殺之費用。竟達六十餘萬之鉅。乃知有富室從中主謀。事固無可復掩矣。俄皇歸京。擢獻策之梅將軍爲京城警察總監。並授以特權。可以隨意捕人。並搜可疑之家屋。以爲如是可弭患也。詎未三月。梅將軍入覲。方出宮門。遇一輝煌之四馬高車。與之並馳。車中人出手槍向梅射。被數十彈以死。而放槍之人。竟疾馳以去。未爲軍警拘獲。

俄皇始知禁軍亦不可恃。乃特挑選質樸之哈薩克馬兵二十隊。及高加索人所練之步兵三十隊。用爲御林軍。統以極親信之貴族。冀緩急有備。一日秋景澄鮮。與太子散步於宮外木路之上。

(張君言、俄宮前左右三面、以直堅細之木造路、較上海南京路尤勝。蓋彼以木豎砌作六角形、不似南京路之扁砌、俄以此法造宮外之路、已有六七十年、可見俄皇養尊處優之一斑)有人以炸彈遙擊未中。俄皇祕其事。從此不敢出宮散步。遂於距彼得格勒約四十里之瀕海地。建一離宮。四面悉以兵圍護。除家族及其親信大臣外。餘人不許接近。凡入此者。並須執有通行券。防衛之嚴如此。又於離宮鄰近之鄉村。移韃靼人居之。取其心思簡陋。不易爲外界激動。其爲周身設防者。可謂無微不至。然此事尙爲五十年前之陳跡也。彼時形勢。固已岌岌若此矣。以上事散見於『誰之家』原書中。又予所延之老教師。亦嘗語予一事。頗有趣味。

其言云。尼古來一世爲太子時。嘗乘春節開會募集捐款。以行一善舉。會中備有彩物數百件。彩票四萬張。每一盧布可購票四張。以抽籤法分贈彩品。此本俄京通行之法。不足異也。開會之日。四萬張之彩票。忽有姊妹二人購去大半。此姊妹爲世爵之女。皆有殊色。因是遂爲太子眷注。初嬖其姊。後則嬖其妹。及卽位。貯之於一別墅。墅有二門。一爲通常出入者。一嚴局之。守以警士。皇至自出鎖匙開門。久之傳入宮禁。皇后大不悅。託病避居意大利。而不知此別墅乃爲黨人機關。其後

曾演出許多祕史。皆以此別墅爲機緘。迨其事不可復匿。乃有某外國人著書紀之。顧亦僅得十之一二。遽爲官場禁止。並密購其版權。而將印成之書燒毀。此老教師略言梗概。彼卽不肯再言。予欲窮究。固無從矣。聞當時俄皇身入玄中。曾不自悟。一日感於反抗者勢力偉大。軍警不敷分布。值將赴黑海避暑。乃命衛戍總督下一令。凡居京城者。無問商店民居爵邸。每家必雇一人守衛門戶。日夜巡視。大門外夜必懸燈。遇警號作。

此守衛者卽須幫同警察。拘捕犯人。又凡一家人之坐臥出入時刻。守衛者皆須逐日報告警察。違令不雇人者。初次科罰五百盧布。再違罰一千。三次違者。房主受囚禁罪。並可加罰。隨警官意。此令之苛刻煩擾。其結果如何乎。強者怒於色。懦者怒於心。黨人勢力因而加增。日進千里。然黨人有一大部。亦頗扼於令。不便復留。遂多移往莫斯科。由此俄國主張改革之人。其勢力中權。遂在莫斯科。在彼得格勒者。乃多後起之工黨。(因就克倫司達總海口作工者居其大分)分爲兩派矣。亦越於今。未之或改。且已成爲固定之形勢也。

循以上所言。可以測見俄國革命歷史之殷雜。至其黨派之殷雜。尤過於此。其人種階級之殷雜。各根據於甚深之歷史而來。決非一朝勉強消弭。便能斬除淨盡。故吾人對其壓於外勢時之改革。覺其力守常軌。頗抱樂觀。而於俄人革命以後之前途變化。又頗抱有悲觀。蓋其波濤推盪。或將轉其於我之革命以來

現狀。此又可以預行推測者也。

33872

俄事鈞沈記(下)

張君云。昔讀薄海番域錄。見所記南洋蘇祿王於明代永樂間。率其屬來朝。歸至德州。病死驛館。明廷哀之。以王禮營葬。並留其次妃葛本寧。及其次子安都祿等守墓。而勅其長子返國繼位。明廷對此守墓者。每歲由京倉給俸米七十五石。及萬歷中。議裁俸米。其五世孫安守孫訟言於朝。乃仍如例給之。及清人入關。雍正初年。蘇祿(近譯又作梭羅)王遣人來貢。並請展墓。顧爲清廷所拒。不令其入境。由是蘇祿之蹤跡遂絕。觀其拒絕之時。至今不過二百年。蘇祿王統猶在。其與中華往昔交誼。當有歷史遺物。足資吾人討探。十年前。吾游新加坡。得英官通行券。往般烏島東部。欲溫蘇祿舊交誼。乃淹滯數月。其民茫然不知。亦訖不得一證明之物。此次游俄。凡吾所欲得之歷史證物。往往不期而遇。是知蘇祿交誼。因二百年之交期中斷。遂即湮滅。俄與吾國交誼。雖有契闊。而無長期斷絕。故彼國人能於無意中保存證物也。

得俄友司得凝君介紹。往游芬蘭。入其雪梅湖瀕之一鄉鎮。頗有賓至如歸之樂。芬蘭民族。由亞洲大陸西方遷往者。至今猶自保其種性。彼遇吾人。儼然有老同鄉之感。其期望我國興盛。尤極真摯。據芬人自言。上世西遷之史跡。較諸保爾加利人。

匈牙利人尤早。其語言文字。經數變化。大約舊語言尚存三之一。今皆易以諧音之字母矣。其上古器物。有一種文字。其字體。既非象形。亦非諧音。且與蒙古滿洲唐古忒回文獨文皆別。而頗近於今世留存之西夏文字。然西夏時代頗近。若謂其由夏分支。絕非事實。豈此種文字。早立於古代。初無人留意。至西夏建國而後顯歟。予頗欲一窮其奧。特彼今世芬人。罕有通者。聞有一學士通此文字。二年前因搜俄禁被囚。現尚未出獄。予遂假其器物。拓得十數紙。並搜得古鏡及雷文古尊。將挾之歸。以供學士研究。方入俄西境。悉爲警吏搜去。力與之辨。謂此物無關軍事。彼終不省。最後給予以收證。云俟戰事止息。可憑證向關吏收回。真屬無可奈何也。予於此種文字。惟拓於一木架者。尚存一紙。未被搜去。茲撫其形於左。



予居芬日淺。意見上之討論。別有專篇。惟一日聽芬人談論